

血戰在晉冀魯豫邊區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艾  
達  
成

## 聲 明

本書所載是一九四四年以前的史實材料以後晉冀魯豫邊區因作戰指揮上之需要，已劃分爲今日沿稱之晉冀豫解放區(包括太行·太岳二軍區)及冀魯豫解放區(包括原來的冀魯豫軍區和冀南軍區)，并有劇烈的擴展。

編者 按

369705

## 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

編者按：魯冀晉豫邊區最近因作戰指揮的方便，軍事上已經分為兩個單位，即晉冀豫（包括太行太岳）與冀魯豫（包括原來的冀魯豫和冀南）。

### 初建奇功

雖然有了平型關的勝利，忻口仍然吃緊，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彭德懷同志又把一二九師的一部份派遣到戰雲密佈的雁門關一帶；二十四歲的陳錫聯同志帶領了七六九團的健兒，他遠到靠近代縣的滹沱河東岸，側擊敵人的補給線。

滹沱河的戰爭很緊張，敵人的飛機從朝到晚的轟炸，來勢兇猛非常，使正面作戰的隊伍頭痛；陳錫聯同志決定配合友軍作戰，首先要搞掉敵人的飛機場，從飛機颯然而來的情況，他判斷機場似乎就在附近，果然在第二天便偵察出陽明堡機場的所在了。夜攻陽明堡焚燒飛機場這名振中外的戰鬪，便安排在十二月十九號的夜晚。

當朦朧月亮躲到一團黑雲中去時，三營的趙宗德營長同他一個連的戰士，便悄悄偷過了哨崗，而到了飛機場裏了。沒有見過飛機的戰士們，驟然站在這些鋼製的大鳥前邊，抑制住狂喜，而用手指敲着那鋼鐵的機身，試探着而且盤算着如何奪取這些鐵鳥。他們急步向前，企圖先消滅盤據陽明堡的香月師團部隊；然而被敵人發覺了，他們佔據飛機場，敵人向飛機場開了槍，在夢中的飛機師也被驚，慌忙的在機身上也放開機槍，於是這一連的戰士都隱蔽在機身底下捫着手榴彈。飛機燃燒起來了，一架，兩架……二十四架，所有飛機全着了火，子彈的聲音在火光中更密集而響亮，接着探照燈劃過

了黑夜的空間，從這方向到那方向，四野搜索。站在滹沱河東岸指揮的陳錫聯同志，看着他熟而悶的部下，他歡迎着他們，充滿着勝利的愉快；然而他却又沉默了，跟他日期很久的忠實而勇猛的德營長與十幾個戰士，都光榮的犧牲了。他在出發前就抱着必死的決心，留下了他的文件利便有的三元錢。他們犧牲的代價是穩定了太原以北的戰場，激勵起更高的士氣。

沿路老百姓排着酒席歡迎我們陳錫聯同志，他們呼喊着他的名字，流着淚把兒子把丈夫交給了他。

## 發軔在太行山上

當忻口敵人遭我中央軍與八路軍的前後來擊攻勢受挫時，石家莊敵人即沿正太路進攻娘子關，直趨太原，國軍告急，一二九師奉命馳援，劉伯承師長則由北同蒲路轉赴正太路指揮，經過太原只領到幾張不完全的地形圖，交涉在昔陽山安置傷兵也無效果。

先是三五六旅的某團於十月二十四日到達娘子關東南之七互村，依托蔣，鬪戰爭時的舊工事，但特別仔細的劉師長剛由太原趕到馬山村時，得此報告便說不行，工事並不保險；而敵人果然夜襲來了，劉師長即佈置隊伍，並親身星夜趕赴七互村去指揮，因收容失聯絡的少數隊伍，陷入重圍，距敵人只五十米遠了，他仍然沉靜指揮着少數隊伍，箝制敵人，並堅持預定計劃，要陳旅旅長率主力迂迴打擊這一敵人的側背；結果於二十六日敵人二十師團輜重部隊被打得落花流水，奪獲驃馬三百餘匹，炮彈無數，中國製的山西省以及華北軍用地圖也都在此「領到」了！後來朱總司令贈送蔣委員長的一匹高大紅馬，也就是在此時得來的。

這時守娘子關舊關的第三軍會萬鐘部隊一千餘人，正被敵人包圍着，也在七互村勝仗之下解救出來。

接着十一月二日在黃岩底打了一個伏擊戰，敵人在兩岸懸岩之下遭到了機關槍迫擊炮火力的襲擊，傷亡在七百人以上；後來在繳來的敵人的文件中二十師團隨軍記者稱：此為「過天險的黃岩底」。敵入二十師團先頭部隊，在廣陽被一一五師打了以後，他的後續部隊於十一月九，十兩日仍經過廣陽前進，一二九師便在廣陽土封村一帶等候着，痛打了他一頓，使他不能不改變道路，轉向上下龍泉西進。

這三個漂亮的勝仗，都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打的，他阻滯了敵人的前進，援助與掩護了正太路同蒲路北段友軍完全撤退到榆社平遙和汾河西岸旺南一帶休整，博得友軍對我們的信任與敬佩，廣大的民衆更對我表示無限的擁護與希望；而太原則已早於十一月八日失守，平漢路上的安陽亦已陷落。

這時，同蒲路也好，正太路也好，平漢路也好，大路小路上全是向西向南滾滾撤退的大軍，他們擁擠在車站，擁擠在城關，擁擠在村鎮，不是找不到士兵的長官，便是找不到長官的士兵，向人民要糧食，要驢馬，要金銀首飾，要銀元鈔票；人民含混着問他們前線的情況，他們瞎吹着鬼子的厲害，而且也的確在自己恐嚇着自己，其實有些人是連大炮的聲音也沒有聽到的。總之，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充分表現了當時統治者們的對日恐懼，作戰指導的被動無能，棄地而走，置民不顧，而最後還要擾民，無怪華北人民對之悲憤與失望。

敵入則乘機大肆活動，所到之處恣淫擄掠，無所不爲，並強迫巨商成立偽維持會，收羅土匪散兵，利用地方封建武裝，尤其在河北山東平原，由於一九三五年冬冀察政委會特殊政權的設立，日寇魔手早已伸入，「顧問」不速而來，特務機關林立，浪人橫行，爪牙密佈，故在佔領以後，敵入即迅速建立起十餘萬各種偽武裝偽組織，並使用地痞土匪會門地方保安隊自相殘殺，以便利其統治。在涿鹿的保安隊，便同號稱萬人的汜南王子克等部排開二十里長的戰線，激烈的開火；南宮張衛水的保安隊也和土匪葛萬齋，互爭地方，人民四方逃散，路斷人稀，可謂歷史上的大劫。

一二九師接受黨中央指示，在朱彭總副司令直接指揮下，提出「與華北人民共存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等口號，乃以太行山爲依托，開闢抗日基地，同時派兵出東南冀魯豫大平原，繁殖游擊戰爭，由於友軍之放棄守地向南撤退，兼之敵人的瘋狂暴虐，人民悲憤異常，抗日熱情空前高漲，八路軍所到之處即與地方黨結合，得到愛國志士的援助，人民也紛紛揭竿而起，故能在對敵圍爭中迅速開拓冀魯豫的廣大的抗日民主根據地。

## 在晉東南

劉師長駐節遼縣，所率部隊則擺開在正太路與白晉路一帶，晉東南中共地方黨組織，在李菁玉，李雲峯同志領導下，進行艱苦工作；而以平津流亡學生爲骨幹之山西新興進步勢力——鐵盟會決死隊一，三，縱隊，領導者爲薄一波，戎伍勝，董天知，亦正在堅持不懈，且有第三行政主任公署之設。一二九師及唐天際支隊與地方黨結合，並與山西新進勢力攜手合作，親密無間，相互幫助進步，共同維持社會秩序，撫輯流亡，安置傷病兵，發動群眾，創建太行與太岳山區抗日陣地，並以之作爲向東發展游擊戰爭之依托。

敵人既取太原，亦圖稍事休整，一二九師在保衛太原戰圍中，炸壞了正太路，此時復向該路繼續破襲，同時摧毀新成立之偽軍僞維持會，以屏障太行山區。駐防太原之敵二十四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頗爲焦急，發出訓令稱：「八路軍刻正『蠢動』，與其被動守備，不如集兵殲滅之，庶可一勞永逸。於是於十二月間向我發動六路圍攻，圍攻之初，敵先以偽軍在壽陽西南之羊角崖誘我深入，而後突由正太路尤其是山兩翼之和順，長治共出動六路，分進合擊，形成馬蹄形之包圍；我陳賡慈在松塔花泉堅決抗擊，當時王近山副團長英勇負傷，曾立調和順以東陳錫聯部隊抄敵側背，敵人在此腹背受擊之下，傷亡甚重，迅即敗退，圍攻即告粉碎。這次戰圍係一二九師單獨粉碎敵人分進合擊之第一次，亦即

開闢根據地之肇始。

三八年二月，蔣委員長計劃反攻太原石家莊，朱彭總副司令負責指揮東路軍（八路軍及友軍李家鈺，李默庵，曾萬鐘，武士敏，朱懷冰諸軍），一二九師則担任切斷正太路，阻止敵人增援，以利友軍攻取太原，乃進擊舊關，設伏於井陘西南之長生口，消滅了石家莊敵人增兵兩個中隊，乘勝攻入井陘，在奪獲敵人的武器中，有葦縣造的重機關槍，太原造的迫擊砲；不意日寇正在此時突調遣大軍北由太原南下，東山東陽關攻入，取得長治，鉗擊臨汾，除武士敏曾在子洪口，李家鈺部曾在長治予敵堅決抗擊外，一路所向無阻，臨汾於二月末即告陷落；敵並繼續揮軍南下，掃蕩黃河北岸，與潼關，鄭州，對岸相持。至此一二九師奉命放棄對正太路之繼續破擊，回師晉中馳援友軍。

三月間我軍開始活動於邯（鄆）長（治）路，主動打擊敵人，邯長路為山平漢路通長治之要道，是敵人二零八師團西進的主要補給線，我軍首則襲擊黎城，設伏神頭，消滅山滿城向黎城運動敵人千餘，敵人稱這一仗為「典型的游擊戰」。接着又在響堂舖打了一個更為漂亮的伏擊戰，這是徐副師長向前親自指揮的，他將三個團埋伏在邯長公路響堂舖附近，等那由涉縣西進的敵人全部進入伏擊圈後，突然出擊，先以迫擊砲機關槍猛射，緊接着用手榴彈刺刀向汽車猛撲，敵人嚇成一團，槍砲也來不及取出，非打死即被俘，二零八師團的一百八十輛汽車與掩護部隊完全消滅，所有軍用品全被虜獲，由黎城東陽關來援之騎兵四百與由涉縣來援之敵四百，均被我預伏部隊擊潰。

至此敵已相當領略我軍的厲害，並痛感兵少防寬，太行山對他的威脅太大。四月間敵遂出動兵力三萬，由博愛，邯鄆，邢台，石家莊，陽泉，榆社，太谷，沁源，長治分九路向我分進合擊，企圖消滅我軍於遼縣，榆社，武鄉，襄垣地域，摧毀日益成長中之太行抗日根據地，以便節約出一部兵力去助攻開封徐州，這是日寇對我們根據地腹地之首次合擊摧毀，兵行所到，大肆屠殺，焚掠，民間婦女橫遭姦淫，武鄉縣城被毀為廢墟，人民對敵恨之切骨，到處燃起復仇的火筏。朱彭總副司令指揮八路



軍及決死隊第四師王奇峯部和武士敏等部，與敵周旋於太行山上，以期消滅敵人之一路；一二九師則於四月初在養田給了由涉縣到遼縣之敵以迎頭痛擊，跟即活動於遼，榆，襄，武地域，最後於十六日在武鄉長樂村一戰，獲得大捷，澈底粉碎了敵九路圍攻。

長樂村戰鬪是全國聞名的急擊戰鬪，四月十五日夜，我軍克復武鄉後，敵二十五旅團一一七聯隊（聯隊長柏敏）附騎兵輜重三千餘人，向長樂村竄去，一二九師即以徐深吉部爲右縱隊，沿馬漢脚疾進；以葉成煥部及韓先楚部爲左縱隊，沿鞏家腦田莊急進；以七六九團爲後縱隊，沿大道進迫；十六日十時與敵激戰於馬家莊，長樂村地帶，右翼向漳河對岸之敵側擊，左翼向口型村猛撲，截斷其後段一千五百人，七六九團則接左翼山馬村向許家腦之敵攻擊，又將他截成幾段，敵人馬傷亡輜重毀壞都累積在車中。激戰十四小時後，由遼縣來援之敵酋苦米地旅團長，率一零五聯隊（聯隊長工藤），附騎砲工輜重三千餘人，自蟠龍向我左翼反攻，妄想解長樂之圍；於是全線戰鬪更爲激烈，左翼部隊與敵爭奪要點，反復衝鋒肉搏七八次，終將敵擊退，敵人傷亡二千二百人以上，損失極大。

這裏我們從奪獲文件知道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苦米地旅團長他在「皇軍」中倒可稱得是一位猛將，善用「拖刀計」的人，在攻長治尤其是會攻臨汾中，曾與敵「朝鮮師團」二十師團「爭勝」，他是先進了臨汾城；他最得意的戰法，就是遍燒房屋以示引退，旋即回兵猛撲，或撤兵讓守城者退後，於路中伏擊之，以是得了敵大本營賜的勳章；並有他親筆寫給女兒的信，他說：「天皇因我先入臨汾，賜了我一個勳章，我已掛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後來在攻臨香港的時候，他的照像還登載在敵人的宣傳品上，可是長樂戰鬪的失利，曾經使他受到處分。

九路圍攻的粉碎，使敵更進一步認識到八路軍的威力，相互告誡：「華北有八路軍是不能安枕的。」。在山西的友軍們也大爲折服，從此便承認敵後是可以堅持的，紛紛派人來參觀來訪問，晉東南人民的勝利信心更大爲堅強，深信八路軍真與華北人民共生死存亡，且確能保衛他們的家鄉，保衛他們

的生命財產，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從這一天奠定了堅定的基礎。

## 在冀魯豫大平原上

石家莊安陽相繼陷落，平原上友軍望風南撤，舊日腐敗的官僚政權土崩瓦解，連國民黨石家莊特務機關負責人侯如璠都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廣大肥沃原野淪落敵手，人民素來無權抗日，現又被棄於日寇鐵蹄之下；一二九師爲結合敵後的人民共同抗戰繁殖群眾游擊戰爭，在正太路娘子關附近之七互村戰爭勝利時，即開始分遣部隊向平漢路作扇形推進，騎兵團東出贊皇，與河北民軍及游擊隊楊秀峯部會合（楊秀峯司令原係大學教授，曾在平津教育界服務多年，抗戰後投筆從軍，參加保定行營工作，行營退後，他獨堅留敵後，在冀西一帶樹起抗日旗幟）；師隨營學校與七七一團部隊出動邢台磁縣，先後與民軍第十三支隊張錫珩部抗日義勇軍平漢縱隊范子俠部會合；太行山南趙基梅支隊則東南下豫北之輝縣，與民軍四支隊宋程部協力作戰；三八六旅之補充團在韓東山；丁先國率領之下；於神頭村戰鬥勝利後，東南下博愛一帶，在中共地方黨協助下，在道清路展開游擊戰。如此，敵被壓逼於平漢路與道清路上，廣大村鎮均控制我手，既屏衛晉東南，又成爲東下冀魯豫大平原之前奏。

三七年十一月，本師組成一個挺進隊，由孫繼先，胥光翊帶領，橫越平漢路東進，這是由太行山開往冀魯豫大平原的第一支武裝，其任務是偵察路東情況，聯絡中共地方黨與一切抗日組織，發動民衆游擊戰爭。挺進隊一進入冀南，立時受到抗戰後成立之當地八路軍別動大隊長李桂棋同志所遺留下之武裝人員與人民的熱烈歡迎與幫助，進行抗戰活動。

冀魯豫平原原來就有中共地方黨組織，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成立以後，爲反對華北特殊化，反對日寇的侵華陰謀，在中共地方黨領導下，以任縣爲中心，曾爆發十餘縣的抗日武裝起義，並成立華北抗日游擊軍第一師，師長劉仲文，政委李花生，縱橫活動於任縣，鉅鹿，堯山，隆平，南和，邢台，

大名，及以南之濛縣，濛陽，滑縣，內黃亦揚竿響應，進行游擊，如此抗日聲勢引起日寇漢奸之莫大震驚，同時清豐，濛陽，大名一帶的學生運動，也盛極一時，組織了學生救國會，和小學教員救國會等救亡團體；而山東的聊城師範和壽張師範，更是當時抗日活動的大本營；惜乎這些青年學生的救亡運動和農民的抗日游擊戰爭不但未得到當時不抵抗主義的當局的珍惜與扶植，反被以最殘酷的手段所鎮壓和摧殘，然而抗戰既起，國軍南撤，地方舊政權聞風而逃，日寇到處燒殺無忌；當年未被屠殺的若干同志，又復領導羣衆抗戰，在冀南以李任德同志爲首，成立八路軍別動大隊（李任德同志後爲國民黨兩宮專員劉山達所殺害），並聯合各界人士組織「抗日同盟」；抗日義勇軍晉冀支隊長趙輝樓趙光遠等即在東鹿起義，抗日義勇軍青年縱隊領導者段海洲，程元龍，陳子斌也在藁強起義。

一二九師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組織由李瀟玉率領的東進縱隊，一九三八年再令宋任窮指揮騎兵團，先後進入冀南平原，首先對日寇所挑起的保安隊會鬥土匪混戰陰謀進行調解，開始實現「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發動與團結各方抗日力量一致抗戰，一九三八年五月，爲配合徐州會戰，更有力地開展冀豫游擊戰爭，徐副師長向前復率主力七六九團七七一團與一一五師之六八八團和會國華支隊進到冀南，旋一二九師政治委員鄧小平與冀西游擊隊司令員楊秀峰亦先後前往冀南，領導軍事政治的建設，從此抗戰實力雄偉，聲勢大振。成縣一戰打跑了敵清水部隊，一時馳譽平原，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消滅偽軍六七萬，在卅餘縣的縣城上，重新樹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一九三八年一月，先到冀南之挺進隊孫繼先部再由冀南向津浦路挺進，得到魯西北地方黨幫助，發展爲津浦支隊，與山東堅持敵後之聊城專員范築先老先生部隊會合，協同作戰，不久任津浦支隊與會國華支隊先後橫過津浦路東，進入天津以南舊黃河北之冀魯邊區，與當地抗日義勇軍卅一支隊會合起來，卅一支隊就是津南地方黨集合愛國志士組成，由楊靖遠同志率領，在敵人漢奸與親日派各種力量壓迫之下，進行艱苦鬭爭，直至與這兩支隊會合以後，才一起活動，他們在新海南皮寧津吳橋

一帶一連打了幾個較大的勝仗，統一戰線得以開展，才創立冀魯邊區的抗戰局面。一九三八年七七紀念，就在冀魯邊區中心的樂陵，慶祝了這一勝利的局面。至秋後蕭華同志入冀魯邊區統一指揮後，其局面更有進展，但一方面是我黨我軍結合愛國志士廣大民衆發展了抗日力量，實現抗戰，而同時親日派却勾結日寇漢奸，巧妙地破壞或削弱抗戰事業，這首先表現在：冀南八路軍別動大隊李任德同志被南宮專員殺害；三八年十一月敵「掃蕩」魯西北，年邁蒼蒼的抗戰老人范築先先生，也在親日派陰謀陷害之下殉國聊城，開創冀魯邊之楊靖遠同志，於三九年一月也被所謂「保安司令」的孫仲文所殺害；然而張維翰同志繼即接受范老先生未竟事業，加以整理，組成「築先縱隊」，與敵周旋於東平湖邊黃河北岸魯西北一帶。同時一二九師先遣縱隊李聚奎、鍾漢華部復進入該區，與「築先縱隊」共同堅持魯西北，而冀魯邊抗日遊擊戰爭也仍繼續堅持發展着（三九年三月後冀魯邊區及其部隊劃歸山東一一五師指揮）。

至於南面以大名、清豐、內黃、濮縣爲中心之冀魯豫三省交界地區，上面已經說過，戰前我黨即有相當力量，爆發過抗日武裝起義，當國軍南退黃河時，我黨同志即出面團結與扶持濮陽專員丁樹本，共同堅持抗日，並創造民軍第二路第四支隊，由唐哲明同志率領，向大名滑縣之敵作戰。三八年夏爲配合大武漢保衛戰，阻止敵人渡過黃河鐵橋南犯鄭州，劉師長親率陳唐旅一部三四四旅部隊，依托太行山出擊平漢路南段道清路西段，與敵人於安陽、輝縣、新鄉、修武等地同時激戰。而包括青年縱隊與一一五師之六八八團則進入臨漳、內黃、滑縣、滑縣，與當地之唐哲明第四支隊配合行動，消滅了偽軍盧會祿等部，摧毀了道清路東段，成立劉漁生游擊隊。後來組成爲黃河支隊，一九三九年二月即由冀魯豫部隊首長楊得志、崔天民統一指揮，再後即成爲冀魯豫軍區。一二九師之趙基梅支隊二十一團騎兵團編入其建制。

自三七年八路軍東進，至是九個多月，輾轉血戰，先後克服不下六十縣，驅逐日寇，摧毀偽組織

，肅清土匪，安定人心，結團各種地方抗日武裝，發動人民抗日組織，在廣大平原上開闢了冀魯豫大平原抗日根據地。

隨着抗日游擊戰爭火焰的燃燒，民主運動的浪潮便在各地掀起，冀魯豫大平原凡八路軍收復的土地，當時即「還政於民」，由人民選縣長，專員，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三八年八月四日，五十幾個縣的軍政民代表齊集南宮，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選舉人民愛戴的楊秀峯宋任窮同志爲正副主任，地方名流和國民黨人士劉李興·孟天堂先生等均担任重要職務，這樣便初步統一了冀魯豫大平原基本地區的行政。在合於抗戰與人民要求的進步法令下，廣大人民的抗日組織與抗日積極性蓬勃的生長起來。

這時發動於太行山上的游擊戰爭，已經西至同蒲路與汾河，東達渤海，南抵黃河，北迄正太路滄石路，一塊華北較大的抗日根據地——冀魯豫邊區建立起來了。

## 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

八路軍在敵後的活動，開闢了抗日根據地，成了敵人的心腹之患，爲掌握華北大陸政策中的兵站基地，敵在侵陷武漢以後，即放鬆正面戰場，代之以誘降政策，把作戰重點放在敵後，回援華北，陸續提出「治安肅正」「治安強化」「總力戰」，實施「囚籠政策」。

所謂「囚籠政策」，實質上原是德國的賽克特運用來絞殺殖民地的政策，與漢奸會國藩發揚保甲的政策，兩者結合的混血兒。它是以鐵路爲柱，公路爲鍊，碉堡爲鎖，後來輔之以封鎖溝牆，從敵佔區向我根據地構成網狀，壓縮包圍，其用意是束縛我之機動，便利他之奇襲捕捉，好用「清鄉」「蠶食」「掃蕩」三套法寶將我一鼓殲滅。

在這一戰略方針之下，晉冀魯豫邊區周圍敵兵增至十萬以上，沿平漢路，隴海路，道清路，正太

路·和同蒲路等分向兩側，向各根據地逐步修築公路據點封鎖溝，單舉冀南平原地區爲例子，則大的公路有北（平）大（名）路·南（宮）石（家莊）路·邢（台）濟（南）路·邯（鄲）濟（南）路等，尤其是德石路割裂了冀南根據地，把平原割成非字·池字·田字·菊花諸形狀。四零年底，冀南共有公路八十三條，計長四千華里，四一年春天就增加到一百十六條·五千華里，而四二年更增加到六百條左右，全長近萬里了，此外並加深加寬原有河流（漳河·衛河·運河·滏陽河……都是一樣），構成了網，在鐵路公路兩旁挖護路溝，修補加高各舊縣城，築土圍子，挖封鎖溝，築封鎖牆，縣有縣界溝，鄉有鄉界溝；至四二年底統計，封鎖溝牆全長約兩千餘華里，在這樣密如蜘蛛網的公路河流等交通線上，敵人又修築起大據點小據點，大碉樓小碉樓，四三年達到九百二十多個，人烟稠密區域平均每四平方公里便有一個據點，（冀南人民有「日在炮樓下，夜觀砲樓燈，出門必過路，天天跑敵情」之語，亦可見敵情之嚴重）。另依據這些鐵道公路據點和封鎖溝牆連結起來的網，敵人便拼命進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陰謀，在政治上，他把鐵道公路據點當作統治奴役中國的枷鎖，實行保甲連坐制，維持擴張偽政權，加強特務活動，擴充偽軍，要偽軍來守據點當砲灰，要老百姓來看路當肉電桿。總之給每個中國人頭上加一副鎊鎊；在經濟上他把鐵道公路據點當作吸中國人民膏血的大血管和毛孔，開發資源，掠奪農產，傾銷毒品，推廣偽幣流通，而又封鎖根據地的經濟貿易；在文化上他把鐵道公路據點當作放毒管，掠奪農產，強迫小學生上日語課，散發偽宣傳品，連關帝廟灶王像上也有反動標語，在鄉村中演出誘人墮落荒淫的戲劇電影，盛倡中日同文同種等等；尤其是在軍事上利用鐵路公路調動快速部隊，從分散配置「靈活進剿」「牛力子戰術」發展到「鐵壁合圍」「三角合擊」「縱放掃蕩」「反轉電擊」「剝剔掃蕩」等各種花樣，都依靠這種「囚籠」來進行，可見「囚籠政策」實爲敵人全面進攻我們的最毒辣辦法。

我們打破「囚籠政策」之破壞·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等戰爭，原是軍民結合，從各方面進行

一元化的圍爭，我們在一九三八年會同時連續炮擊津浦路正太路平漢路十餘次。自一九三九年一起，在山地會主動發動了顯著的平遼戰役。邯長戰役。白晉戰役。邢沙戰役。榆武戰役。臨屯戰役等諸戰役，堅決破擊敵人的交通線，使其「囚籠」計劃爲之拖遲或根本流產。其中如四一年九月的那沙戰役，我軍以×圍的主力突破平漢路外圍的敵人封鎖溝牆，直搗邢沙敵忠實走狗高逆德林部老巢。予以徹底搗毀，高逆經營數年的兵工廠，爲我付之一炬，其重要器械則被我運來根據地。又如在一四零年至四一年間，費皇至臨城公路敵，半年不能向前修築，安陽長治到武安玉泉嶺南北公路，敵費時將近一年才勉強修通，邯長大道至今被破壞，臨屯公路始終未通。近則由破襲而收復榆社城，打斷武榆公路，由破襲收復沁水城，切斷曲高公路。且公路一被打斷，據點即無糧彈之接濟，不能不被迫放棄。敵之「囚籠」日日破碎，我根據地天天在擴大中。

在平原「交通圍爭」成爲軍民結合的廣大群眾運動，敵人白天修，我們晚上破。在四零及四一年是足兩年之中，大小破襲幾乎沒有停止過，每天當太陽落下的時候，便從這個村莊，從那個村莊，走出了三五一羣的，幾十個一羣的，幾百幾千個一羣的，他們拿着鏟。錘。鉗子等等，在軍隊掩護下，出發到鐵道公路上，一面歌唱着歡呼着，一面揮動手中的鐵鍬。這些破路通常是以勞動力結合戰鬥力，有組織的進行，特別是對那些大公路的破壞，打了好多次仗，流了多少軍民的汗血，如三九年年初對石南路的破擊，曾有著名的寧晉大楊莊之戰；威振華北的威縣香城固殲滅戰；那是在破擊皇臨路時打的。那次消滅了二百多日軍及其所乘的汽車對於德石鐵路的破擊，是冀中冀南兩個地區的軍民互助結合以全副力量來進行的。敵於四零年六月動工興修，我們立時便發動破擊，至十一月廿五日才勉強修通。其間敵會派遣重兵掩護修築，我們今天襲擊這裏，明天破壞那裏，使敵防不勝防，疲於奔命，在世界鐵道的建立中，以里程比較，這恐怕是「費工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條路了。再如一九四一年五月大出擊，軍隊結合着一萬五千多老百姓，經過七天七夜的苦圍，澈底平毀了敵人所自比「長城」的

自大營至冀縣的長牆。此外鐵路公路封鎖溝到處有着破壞鬩爭。一九四二年以來的經常打縣城襲據點，使敵人恐慌萬分，自稱「八路軍的巧妙戰術」與「神出鬼沒」，不能安枕。今年那裏的八路軍配合中原正面作戰，更加緊破壞與出擊，業已收復邱縣·朝城·內黃·清豐各縣城及碉堡據點二百餘個，切斷了敵人幾條輸血路脈，原根據地也在天天擴大中。

在敵後游擊戰鬪中。平原是要比山地更艱苦的，因為沒有山嶺可作依托，尤其是像冀南那樣的平原，真是一望無垠，連森林都少，只有在秋天青紗帳起時，游擊隊的活動才能找到些隱蔽。所以每年秋天平原地的戰事便比平時加倍的熱鬧。在修好公路碉堡以後，敵人便可利用交通線以快速部隊橫冲直撞，給予平原上的軍民以很大危害，於是在破路同時便開展了挖道溝的運動。道溝有一定的標準與尺度，剛好能通大車，且有叉車處，挖出的泥土就堆砌在旁，加高到一人高，這村與那村銜接，裏面四通八達，這樣老百姓一露面，就可趕着大車進入深溝；八路軍和游擊隊可以在道溝裏隱蔽運動，並以道溝為掩護向敵人猛撲，因而敵人的快速部隊無論騎兵也好，火車裝甲車隊也好，都失去了作用。飛機偵察不到我們，機關槍要射擊的話，因為道溝彎曲，徒然浪費子彈，常常敵人在地面上搜索，我們在道溝裏行軍，敵人還未發現我們，我們却已給以冷不防的襲擊，待到敵人要擺開陣勢作戰時，他的對手已不知去向。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三年中，冀南挖成這樣道溝卅五萬多里。自一九四一年到現在，則普通由道溝轉入地道建設，更便於襲擊敵人，隱蔽自己，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它改變了平原地形。平原沒有山，但有，有血有肉的中國人，我們依靠着大山，困陷了敵人。

敵人建設交通的根本目的，是在企圖依據鐵道公路據點為基地「掃蕩」和消滅八路軍，故「囚籠」愈密，「掃蕩」愈繁，晉冀魯豫的戰爭便空前的緊張起來了。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兩年，敵人對根據地大規模的進攻和「掃蕩」達十次；一九四一與一九四二兩年，大規模「掃蕩」達十九次，小規模的五百多次，而邊地襲擊騷擾還不在內。其中最嚴重的，如一九三九年對晉東南的大圍攻，動用兵力



在五萬之譜；一九三九年春，冬對冀南連續進行兩次大合擊，盡佔平原所有城市。在平原上釘了許多梅花樁，成爲敵我插花的形勢，鹿鍾麟先生即於三九年春日寇的合擊中，被迫離開南宮，西奔太行，百團大戰後及一九四一年秋，敵對太行太岳的「毀滅掃蕩」，從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八月對魯西之三個月長期「掃蕩」，十一月對魯西冀南的長期「掃蕩」，一九四二年「四二九」與「六一二」對冀南的「鐵壁合圍」，與五月對太行的「鐵壁合圍」「扶別清剿」。這最後一次，敵出動六萬人，在敵酋岡村甯次親自指揮下，以陸空配合向我作大規模「合擊」，我們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左權同志就在這次殉國了。但所有這些「掃蕩」都被我一二九師健兒一一所粉碎，根據地即在反「掃蕩」和交通鬭爭的勝利聲中一天天鞏固起來，且日益擴展。只有蓄意污蔑共產黨八路軍的人，才會說「八路軍在三九年以後根本未作戰」。

## 向敵後抗日民主的軍民「收復失地」

國民黨當局是曾經把華北山河人民棄如敝屣的，但當八路軍深入敵後，結合人民抗戰，以熱血頭顱從敵人手中解放出祖國領土，辛勤締造起抗日民主根據地，並正在和敵人作艱苦鬭爭的時候，他們在「反共第一」方針下，却口口聲聲嚷着要向八路軍與人民「收復失地」了。他們着着壓迫，硬要八路軍退過正太路滄石路以北，並集結大軍約二十六個師，以中條山爲基地，令非嫡系作先鋒，以自己嫡系本隊壓陣脚，由南而北，向我軍推進，以與日寇由北而南的「掃蕩」相配合，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而日寇這時遂也改變策略，取消「剿共滅黨」的口號，改爲單一的滅共，乃至讓開反共道路，成立偽縣公署，保甲，以配合反共頑固派的進攻，雙方可謂心照手應。

一九三八年秋，鹿鍾麟先生奉國民黨當局命令，前來華北，成立冀察戰區，設立河北省府。當時八路軍會場誠歡迎，期能精誠團結共同堅持敵後。不意隨鹿氏而來者，有一大批國民黨反共特務，下

馬伊始，即挾持鹿氏，以省府名義下令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除強北原有之張蔭梧，侯如塘、趙雲祥、丁樹本等部對我磨擦外，還由山東調石友三、高樹勛等軍突入冀南，山中條山黃河邊調朱懷冰、龐炳勳等軍以「十字軍」作先行挺進太行，加強壓力，從根據地腹部搗亂破壞，一心一意企圖覆抗日民主政權，破壞抗日社會秩序，本來，張、侯、石等輩當其尚依托於八路軍時，即已偷偷摸摸的進行了破壞勾當，至此則更明目張胆，橫行無忌，無惡不作。他們襲擊八路軍，暗殺八路軍人員，活埋抗日軍人家屬，他們演出「雙包案」，包圍抗日縣府，趕跑民選縣長，刺奪敵後人民抗日民主權利，毒打殺害人民自己的村長，而他們則各自爭委縣長，區長，以至有一個縣內同時有五個縣長存在，人民無所適從。他們解散民衆抗日團體，摧毀民衆抗日組織，捕殺民衆領袖與愛國青年，謾罵「共產黨」，他們敲詐勒索人民，姦淫擄掠婦女，稍一不遂鞭撻立至，竟有全家被逼上吊自殺者，民怨沸騰，群憤憤慨，紛紛向抗日民主政府控訴，案如山積。而日寇漢奸聞訊，則彈冠相慶，在北平大開慶祝會。

至於反共頑固份子之與日寇勾搭搭，互通款曲，更是彰彰在人耳目，張蔭梧之「曲線救國論」，洋洋盈耳，公然獎勵叛逆柴恩波，此種行爲並深得某當局之讚許；石友三與敵南宮特務機關有舊，其弟石友信代表往平津領取日寇意旨；侯如塘部掛着「皇協軍」肩章，在石家莊招搖過市，出入如同家門；龐炳勳與平漢路僞軍高德林張英武部保持密切關係，供給高逆餉彈，支持其向太行冀南蠶食，並令堅決爲敵服務，以爲「將來之計」；而每逢日寇「掃蕩」根據地，石（友三）張（蔭梧）侯（如塘）孫（良誠）諸部則大肆蠢動，配合日寇乘火打劫。

但八路軍以國家民族爲重，爲了顧全大局，不惜委屈求全，一再忍讓，十八集團軍總部會不斷電請制止反共磨擦，彭副總司令會親往冀南訪鹿鍾麟，商請團結敵後軍民抗戰，劉師長則一再親赴朱懷冰部協商，他向朱懷冰說：「我們已經退避三舍了，實再無地可讓，你們總得讓我們抗日有地，八路

軍一個師抵抗了十萬日軍十餘萬僞軍，並不怕你，不過爲了團結，不忍自相殘殺；若是逼人太甚，我們是有人民作後盾的！」但這種苦口婆心的說服，不僅未獲感動，反被目爲「胆怯」；張蔭梧乃向各方宣傳說：「共產黨八路军害怕統一戰線破裂」，以爲大可欺侮，因此石·侯·朱等輩進攻益急，人民受害愈甚。

這時人民都已感到反共投降的危機嚴重，連地主紳商都向八路军呼籲說：「可不得了，再讓就要亡國了！」在冀西的朱懷冰士兵也放了信來：「咱們願意抗日，不願意打自己人。」並要求助其「脫離牢獄的世界，而走上光榮的抗戰大道」，無論對於我黨我軍各階層同胞，反對磨擦的呼聲，反共頑固份子一概置若罔聞，仍然一意孤行。如此延至一九三九年，終於在日寇誘降政策策動之下，爆發了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反共特務份子的促使之下，山西首先於十二月爆發了新舊軍事變，在晉東南金憲章孫楚，突然由南北兩面，向堅決抗戰進步的決死一·三縱隊夾攻，決死三縱隊四個團被解決，幸賴朱彭總副司令呼籲調解，得免延長擴大。同室操戈，至堪痛心！接着一九四零年二三月，石友三軍抵滄石路邊，即在冀南公開叛變，與日寇聯合向我大舉進攻；朱懷冰軍抵正太路邊；龐炳勳軍入林縣時，即由張蔭梧·侯如塘等以邯長路南等地爲基線，修築碉堡，發動向我節節進擊；至此我已忍無可忍，被迫堅決自衛。反共是沒有群眾基礎的，是反人民的，人民早已痛惡石朱反共賣國罪行，故一接觸之下，其內部即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這樣我們便抑平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打破敵僞夾擊局面，使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得以堅固起來。

現在事情已經最明白不過的了，這個磨擦與反磨擦鬭爭，不僅是民主與反民主之爭，而且是抗日與投降之爭。一九四零年以後，反共頑固派以晉南豫北爲基地，勾結僞軍僞組織，配合敵寇依靠敵佔區，以各種方式向根據地進攻，一九四三年在日寇對華新政策的勾誘下，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決心實行進一步的「借刀殺人」政策，提出「變奸僞區（指抗日根據地）爲敵佔區」的喪心病狂計劃；而當

的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專家磨擦英雄，如龐炳勳，孫良誠，趙瑞，楊誠等，更已陸續步高德林之後，紛紛投入敵人懷抱，成爲「和平陳營」的好手了，這是「反共第一」的必然下場！這輩傢伙在投敵以後，有的番號依舊，陣地不變；西起白晉路之沁縣；南經豫北之安陽臨汝；東連邢台，威縣；南迄冀魯豫之滑縣，內黃，東明。對我邊區，虎視眈眈；在敵人「掃蕩」進攻中充當開路先鋒。至如依靠敵人據點，尙未投敵的六十一軍，也不時向我太行區襲擊，這實在是我敵後抗日軍民的一筆大負擔！

## 驚破敵胆的百團大戰

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當妥協投降空氣籠罩大後方，日寇陰謀進攻西安昆明重慶的時候，八路軍在華北發動了舉世矚目的「百團大戰」，一百零三個團的兵力同時向正太，同蒲，津浦，北甯，膠濟，平綏，滄石等鐵道幹線進攻，大規模的破壞交通和殲滅敵人，打擊了「囚籠政策」，粉碎了敵人進攻西北西南的陰謀，挽救了當時投降妥協的暗流。

百團大戰主要是交通破拆戰，敵人的主要交通線大半經過晉冀魯豫邊區，此役破擊××，我一二九師曾出動二十三個團，決死一，三縱隊也全體行動，所以戰鬪最激烈在這裏，犧牲最多也在這裏，一共傷亡了七千將士，但敵人的損失却數倍於我，其胆寒程度也倍增了。

大戰延續了三個月時間，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正太戰役，一二九師擔任的破擊正太路榆次到陽泉段，劉師長鄧政委親自指揮，陳錫聯指揮所部和范子俠部在右翼作戰，進攻陽泉到壽陽一線，而壽陽到榆次的作戰則是三八六旅和決死一縱隊的部隊，由陳賡指揮，各部都配備有工兵和羣衆（一萬餘人）破路隊，組織嚴密，分工精細。

二十日，我勢如潮湧的健兒和民衆，透過正太路外圍堡壘線，以猛撲之勢撲向了正太路，當敵睡夢正酣的時候，連續的雷鳴的爆炸聲，震動了二百里的地面，沿路所有守備據點及其部隊都被毀滅，

原有的橋樑隧道水塔車站等建築物都徹底的平毀了，正太路成了我們的世界，「在不留一條鐵軌，不留一條枕木，不留一座橋樑」的口號下，工兵們以繳得的敵人的炸藥，寔施爆炸，雷鳴電閃，表現了高度的技巧，著名的九孔桑掌鐵橋炸飛了四五丈高，碎石飛出數里；自衛隊們架起了一堆堆枕木，燃起了熊熊大火，蜿蜒全線，工兵們下了夾板螺絲，拔了道釘，他們便抬起鐵軌，送到轉運站，用大車運走了；那些不能拿走的，便燒毀變成了廢鐵。

虎踞在陽泉大門前八里路的獅盞山，控制着整個的正太路的紐結，關係作戰全局，我們的砲火就由這山頭陣地向它連珠般發射，陽泉是敵片山旅團司令部，它急瘋了，便在二十一日上午開始了兇猛的反攻，惡戰在這裏進行到二十九日，敵動員了其全部兵力，且武裝了兩部日僑，旋以百餘架飛機，輪番的轟炸，砲火的轟轟和七晝夜的雷電急雨交鳴着。我右翼的七六九團和十四團，屹然扼守在鐵火的山嶺上，給養運不上來，戰士們一天只喝兩頓南瓜湯拌炒麵，進行着英勇的反擊；第二天旅政治部主任盧仁傑就在最前線的機槍陣地負了傷，血混着雨水，流遍全身；九團政治主任雷亞傑也在攻擊中光榮犧牲，戰士們隱蔽作戰，待敵人排砲轟擊後進行衝鋒時，便以手榴彈刺刀來一個反衝鋒，把敵人驅逐到山下咆哮的河溝裏，消滅了它，敵飛機前來助戰，但它分不清地面上的部隊，只有焦灼的在上空盤旋，因為九團六連被敵人一個大隊包圍，七連長在爭奪高地的攻擊中光榮陣亡，指導員便高喊着：「不要失掉一條槍」，率領着部隊以血的代價，從高地把敵人驅逐出去，他終於沒有失掉一條槍；另一高地只剩下十來個戰士，幹部全部傷亡，一個模模範範部負了傷，猶高喊着：「聽我指揮，至死不退！」他們在敵人的猛攻下，堅持了五晝夜，喪膽的敵人終於拿不下這個不屈的血肉堡壘！參戰的自衛隊員夜裡送給養，白天在砲火底下搶運着傷兵，壽陽的三個自衛隊員跟着我們攻擊部隊的後面，我們一個戰士被砲彈炸傷了，第一個去往下擔犧牲了，第二個又英勇的上去也犧牲了，第三個終於把傷員搶救了出來。

同樣激烈的戰鬥，也在陽泉以西上派據點進行着，堡壘裏很多僞軍，在五旅政委謝富治指揮下的一個隊伍，堅決把它包圍起來，在周圍的山頂上滿是僞軍的家屬們來叫他們的兒子回家的，正在抵抗中的僞軍們聽了自己親人的呼喚：「不要給鬼子當替死鬼啦！趕快回來，我的孩子呵！」僞軍們不打了，拖槍跑了過來，剩下的敵人集中在最後的碉堡裏，企圖作最後掙扎，謝政委把砲兵調到離敵七十米遠處，兩砲彈就把工事打塌，很迅速的佔領了這一據點。

左翼部隊在二十日晚也佔領了壽陽以西的主要火車站盧家莊，我軍機動的迅速的佔領了敵人的前沿，不歇氣的突破了敵人的縱深，把七十餘殘敵壓在一所大倉庫裏，消滅個乾淨，繳獲了幾個大的合作社，街上一羣羣的老百姓在領回被敵人搶去的財物和日用品。

正太路毀滅了，在開戰時被我軍監視的外圍敵人，得不到援助和糧食的情況下，四五天後毀滅又臨到他們的頭上。二十五日在陳賡同志指揮下，以七七二團部隊向平定西南敵最堅強的外圍冶西據點進行了攻堅作戰，一個連的突擊部隊，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斬斷了幾道鐵絲網，把外壕抵抗的敵人殺死在外壕裡，守敵百七十餘人守住最後一個大碉堡，又施放了毒氣，戰士們用手溜彈來炸散毒氣，並施以砲擊，終於把敵人全部消滅！但是我們英勇的戰士也傷亡中毒達百名，當時從奪得文件中看到一個准尉作戰的一個報告說：「猛撲據點的八路軍，好似猛虎一般的可怕」。二十八日我又以同樣攻堅的行動，在四小時內，陳錫聯就以七六九團部隊又打下了壽陽東敵外圍據點磨落寨，沒有來得及揭開毒氣筒的百餘名守敵，在我們的刺刀下死亡了，山砲輕重機槍擲彈筒等裝備，成了我軍攻擊新的敵人的武器，此時在平昔路炮擊戰中，汪乃貴副旅長亦光榮負傷。

我軍在二十天內勝利的完成了正太路戰役計劃後，便開始從正太轉移，這時敵人已大約捉摸到我主力的所在，想乘我們膠着正太路的時候，敵以步騎·火車·飛機·大砲·毒氣的優勢兵力於九月四日共七八千人合擊我軍，但我已轉過身來，並未被其飛機找到目標，在九晝夜的機動作戰中，粉碎了

敵人的合擊陰謀。先是一日，我軍一部與敵遭遇，周希漢參謀長指揮十六團部隊，突然向敵人的側背展開壯烈的白刃戰，把優勢的敵人擊潰下去，這個部隊的刺刀都染滿了鮮血，這便是有名的卷峪溝戰鬪。在四日，陳錫聯旅長發現從卷峪溝撤退的敵人一個大隊，乃在沙峪佈置了有名的伏擊戰，疲勞的敵人在河溝裏被我打得滾滾來滾去，傷亡二百多人，扔下裝備，逃回遼縣。五日敵永野大隊又竄進了我陳旅旅長指揮下的毀滅圈，在雙峯一帶展開了殲滅戰，敵大隊大半陷入覆滅的命運，永野中佐本人也交出了性命。

與正太路作戰同時，我軍在平漢、白晉、同蒲諸路，尤其是正在修的德石鐵路上展開破擊。陳再道同志指揮冀南軍區所部，把冀南大小公路破得個稀爛，尤其是對德石鐵路的破擊，參加民衆前後達三萬一千餘，把路基都一段段的挖掉。平漢路由石家莊起到安陽，受到東西夾擊的破擊，幾座鐵橋都被汧族韋旅健兒炸毀，安陽敵人三架飛機也被韋旅部隊付之一焚。白晉路敵山子洪口迄長治，諸如南關、漳源、沁縣等處的鐵軌都只剩一副殘骸，鐵軌被搬走。決死三縱隊曾在潞城、微子鎮、黃碾等處進行破擊，與敵激烈交鋒，該縱隊政委董天知同志英勇殉國。

百團大戰第一階段的戰爭，連綿二十餘天，單在正太沿線，片山旅團的德江、原界等大隊全部被殲滅，其他如齋藤鈴木及三十六師團之永野大隊等亦殲滅過半，我軍完全成了預定計劃。

破擊正太路部隊，從作戰地區撤下來，稍事休整，九月二十一日夜又展開了第二階段作戰——榆遼路戰役。榆遼路是敵深入割裂太行腹地的據點公路，經營有年，構築堅固，所屯軍需糧秣够半年之用，但在我巧妙的攻堅動作下，王景、小嶺、管頭、小店等據點，爲我一掃而光，榆遼路被徹底摧毀。原來陳錫聯旅擔任強襲管頭至石匣線，陳旅旅及其指揮之決死隊強襲王景至榆社城線，二十三日晚我即攻入了榆社城，把四百多敵人逼到東關第九中學的烏龜殼內，敵人已把這一帶的地形都改變了，四週都是削壁，削壁上面圍繞着幾層鐵絲網的堡壘羣，工事的構築是相當近代化的；我英勇的七七二

團健兒，在極有組織的火網掩護之下，架起了用幾條梯子接起來的雲梯，並用水溼的棉被突然塞住敵人的火網，登上並佔領了四丈餘的敵人的碉堡，炮兵的火力，猛烈的在敵人集結的文廟陣地中開起了花，工兵們乘夜間實行坑道作業，把大量的炸藥放在堡壘的地盤下，二十五日下午開始第三次的總攻擊，敵人的主要堡壘都炸飛了，十六團的突擊隊，突然的出現在敵人的操場上面，強迫敵人進入白刃戰，除了個別漏網以外，藤田中隊長的整個中隊都死在它自己造成的墳墓了。數千民衆一夜中還沒有把槍炮子彈勝利品販完，在幾天的攻擊中，敵人在一天放毒九次，榆社終日籠罩在瓦斯的煙霧中，陳旅旅長周希漢參謀長一日中毒數次，但敵人仍然免不了他的註定的命運的。

管頭的攻擊是和榆社同時舉行的，是片山旅團最精銳的山本中隊（這位中隊長充滿「武士道」精神，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鬼神，平日在訓練士兵中就常以戰刀劈士兵），我軍斷絕了他的水道，晚間登上陡峭的山險，便接近了敵人，經過三晝夜的惡鬥，山本中隊長只能率幾個敗兵扔掉屍體狼藉的巢穴，乘黑夜溜走了。

石匣是在二十五日開始攻擊，當夜攻克，敵人照例施放了毒氣，我在運動中的一個營全部中毒，陳錫聯旅長親自率領了其餘部隊冒着濃烈的毒氣，用幾百個手榴彈解決了敵守軍一個中隊及所附的山炮一門。

榆遼路綽堡線就這樣肅清，並消滅池邊大隊的三個中隊。

一個半月接連不斷的破擊和殲滅，使華北陷於大混亂的局面，日偽軍紛紛動搖，敵佔區人心奮昂，偽政權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敵惱羞成怒，乃急調集主力三十六師團，一百一十師團，獨立第一混成旅團，第九混成旅團等，並重整第四混成旅團之殘兵敗將，共約二萬餘人，首先對太行區實行大規模的報復「掃蕩」，企圖乘我久戰疲憊，陷我於被動態勢，一逞其飛機大砲毒氣的優越裝備，給我以沉重的打擊，以挽回一下「皇軍」慘敗的體面，鎮定已動盪的軍心人心；這「掃蕩」與反「掃蕩」



大戰，遂構成爲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

反「掃蕩」大戰開始於十月六日，一直繼續到月底才大體結束。其間敵人反復進行三次大合擊，敵人稱這次「掃蕩」爲「毀滅掃蕩」，其高級指揮部在下級部下的命令中說：「爲根絕敵人之根據地，對住家及居民助敵背我之行動，實行徹底的毀滅「掃蕩」。敵兵正像受創的野獸一樣進入根據地，見人就殺，見房屋就燒，見東西就搶；武安陽邑鎮首當其衝，千餘間民房商舖竟被焚爲一片瓦礫；尤其是晉中區乃我軍進擊正太路的基地，敵人首次「掃蕩」，便屠殺了一千多民衆，燒毀了幾百個行政村莊，敵人企圖以這種恐怖的「三光政策」來震懾人民，但這只增加人民對他無比的仇恨，太行區軍民更緊緊團結一起，堅持反「掃蕩」，直到最後把敵人趕出去。

敵人由白晉·平漢·平遼等路分十數路出動，每路千餘至三千不等，爲防我奪取遼縣縣城，首先便合擊遼縣地區，其先頭乃坂井部隊八百餘人，由武鄉出發，跑得很快；我先以決死隊小部隨後尾擊，擾亂敵人，待其進至遼榆路上之榆樹屹峪，忽鳴炮一聲，伏兵四起，五旅主力出現北面高地，六旅與決死隊一部則佔據南面山嶺，兩面躍高臨下，向敵夾擊，機槍密集掃射，把敵人打得啣呀直叫，敵趕緊臨時挖工事據守陣地，與我們作陣地抵抗，激戰了兩天一晚，傷亡大半，山飛機掉下指揮員及彈藥工兵器材保持殘局後，敵人四混成旅乃由陽泉調兵經遼縣來援，才把這一殘敵救走。

此後敵「掃蕩」兵力展開在清漳濁漳兩岸，往返竄擾，初則合擊榆社南北之講堂·孔家莊·尋覓我主力決戰，我五旅主力在講堂予以迎頭痛擊，將敵驅回，段村之敵即一再猛撲武鄉之磚壁，期在捕捉八路軍總部，遇上的却又是我野戰兵團，在蟠龍，東田·韓壁數度展開激戰，敵幾次向磚壁衝鋒，都被六旅準確的砲火壓向西去，五旅又從胡窟嶺打將東山，敵人在夾擊之下，傷亡滾滾倒下山谷。合擊總部落空後，敵即移其主力，由遼縣黎城上五峯山，兩面包抄會犯我水腰兵工廠，敵以大炮飛機猛攻此天險堡壘，但我軍依險堅守，外線部隊不斷予以側擊，結果我水腰兵工廠適時遷走，未遭摧毀。

，而敵人所得者乃五峯山葬身之所。

太行山已到處燃起了反「掃蕩」的烽火，我軍決以乘勝之師演成有名的關家壩殲滅戰。

十月三十日由水腰竄左會的敵三六師團岡崎大隊，在我軍截擊尾擊下，已顯露了疲勞的象徵，當日續被迫至武鄉以東之關家壩柳樹壩一帶，當夜我五·六·十旅及決死隊各一部，即展開了勇猛的攻擊，我砲兵準確的摧毀了敵前沿陣地，我突擊部隊乘敵混亂的時候，迅速的衝到敵人的跟前，投入了手榴彈戰團，往返衝殺五小時，把關家壩和柳樹壩的附近高地已佔領了數處；第二日在敵機輪番的轟炸下，又開始了猛攻，往返肉搏四次，終於把周圍有工事的高地完全佔領，我英勇的范子俠旅長光榮負傷，敵我傷亡都重，但岡崎大隊已消滅殆盡，所餘殘部頑抗，只據守陣地核心之殘餘，為遼縣武鄉之敵二千五百人負重大傷亡而救走竄逃，關家壩上面還遺留下二百八十餘具屍體和三天堆人灰。

這次殲滅戰勝利的結束了，粉碎敵人的瘋狂「掃蕩」，給了敵人沉重的打擊

## 建立起抗日民主的堡壘

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到了那裏，那裏就有民主，八路軍一二九師之所以能够戰勝那樣複雜艱辛的局面，不僅因為他們奮戰，有全國著稱的善戰將軍劉伯承師長來領導，還更因為他們能够忠實執行共產黨的抗日民主政策，協同與團結廣大人民實施民主政治，軍民密切結合在一起。

晉東南區政權在新進勢力領導之下，由於共產黨八路軍的幫助與推動，一九三八年便有各級行政會議之設，吸收各界代表參加，共商政事，冀魯豫大平原上由於舊政權在做進攻時即已瓦解，我軍所至，即由初步的民選產生人民選舉產生人民自己的各級抗日政權，冀南在二九年夏陸續成立了各級參議會，重新選舉過各級政府人員。一九四零年春在全邊區宣佈了有名的保障人權條例，成為最好的民權約章。為打破敵人的分割封鎖陰謀，一九四零年八月，冀南太行太岳成立了統一的行政聯合辦事處

，籌備建立統一全邊區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權，到一九四一年經由民選建立了晉冀魯豫邊區（包括現在的冀魯豫區冀南區太行區太岳區）的臨時參議會——邊區政權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機關。它的組成是三三制的，包括各黨各派各階層代表，其中有共產黨員七十二人，三分之一稍強，其中有國民黨人士不下五十人，有名的老國民黨員如邢聚棠先生和宋維周先生（一個老同盟會員，年已七十多歲）作了副議長，石璜先生作了駐會參議員。邢先生是老同盟會員，在大革命時曾任國民革命軍師長，抗戰後曾任新五軍副軍長（軍長是孫殿英），見孫殿英之勾敵殃民（那時尚未公然投敵）非常憤慨，於一九四一年毅然與孫決裂，來到邊區參加工作，他說：「我是孫總理的信徒，那裏有真正的三民主義，我就到那裏！」他號召根據地的國民黨員團結抗戰，爲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忠實奮鬥。老同盟會員石璜先生，民國初年曾作過省議員，抗戰後以七十餘歲高齡積極參加根據地建設工作，扶病參加參議會會議，堅決拒絕反共頑固份子的勸誘，感動了不少對共產黨有成見的人，一九四三年以年老壽終。若邢石等各先生之表現，反映着大多數正義的國民黨員的意見，也反映着三三制的新民主主義政權是真正實現了革命的三民主義。

參議會討論和頒佈了邊區施政綱領，制定各種基本法令，都貫徹着統一戰線精神，照顧各階層利益，從參議會中選舉了邊區政府委員，並舉楊秀峰爲主席，薄一波，戎伍勝爲副主席，成立邊區政府，十五個政府委員中只有六個共產黨員，從四一年以來，專署縣府也都基本上實現了三三制。

最下層基礎的村政權，則是一開始就不斷進行過改造，在抗日熱潮中，在反共反人民惡霸鬥爭中，人民大眾要求自己來管理政治，四一年又進行普通的村選舉，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的公民參加了選舉，連接近敵佔區的人民，都興奮的捲入民主運動。

人民對於民主權利是十分重視的，選舉在每個村裏每個人都熱烈的參加，不用說環境較好的地區即以艱苦複雜的平原來說，冀南廣宗劉灣頭村登記公民時，偶然把劉得喜漏掉了，他理直氣壯的質

問着籌備村選的負責人：「我是邊區的抗日公民，一不是漢奸，二沒有神經病，爲什麼不登記？」

隆平縣大柳樹寨有一次因爲人數不夠，誤選了一個素行不端的人，後來全村選民都紛起反對說：「人數不足選舉不合法，應該重新選！」後來大家所愛戴的人當選了，大人小孩都向他說：「好好幹呀，參議員是最公正的人呀！」類如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可是由於這時減租減息還沒有普遍貫徹，群眾還沒有普遍深入發動起來，舊農村統治階級壓迫民衆的傳統惡習還沒有能肅清，所以有些地方的村政權還難能令人滿意，這證明民主與民生不能分離，後來又在一九四二年普遍深入執行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基礎上改選區村政權，才打下了三三制村政權的堅實基礎。

現在邊區已大部實行減租減息，（除游擊區不在內其餘則尚不夠徹底）在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實現以後，生產關係得到相當調整，人民生活有了相當改善，特別是農村團結的進步與抗戰積極性空前提高，據一九四三年太行區五個縣七個村的調查，雇工和手藝工人有百分之卅五上升爲貧農或中農，貧農有百分之四十七上升爲中農，中農有百分之十四上升爲富農，減租減息後農民自動的向地主送交租息，僱工增資後，僱工勞動積極性提高了。在反「掃蕩」中間，由於農民抗日積極性的增高，民兵活躍保衛家鄉，保衛了各階層人的生命與財產，僱工自動幫助僱主全家轉移，照常耕田，照料牲口，還到山上爲僱主送水送飯，報告敵情。總之，農民與地主、雇工與僱主團結增進了。所以有些地主富農慨嘆的說：「我們在利息和工資上讓了些步，但在戰爭上却得到了雙倍的利益；共產黨八路軍和政府的作法是對的。」不但此也，由於減租減息雇工增資，生產關係得到相當調整，政府人權、地權、財權、政權之確切保障，與廣大羣衆生產積極性的空前提高，生產運動的熱烈開展，組織互助渡過災荒，使所有的人們得到好處；共產黨和各階層人民的結合更加密切起來了。

這樣適當的改善民生，增進農村團結，打下了實行真正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基礎，完成了堅強的抗

日民主堡壘。

抗日與民主不可分，正因為邊區老早即實施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權利，人民自己管理政治，抗日積極性的大大提高，愛護邊區的創造與保衛者——一二九師，並武裝起來配合作戰，八路軍一二九師不是孤獨的，是邊區人民的「自己的隊伍」，自己的子弟兵，這是他所以能够克服任何艱難困苦的主要原因。

## 經濟戰綫上的鬭爭

爲了減輕人民負擔，堅持長期抗戰，軍政方面厲行精兵簡政生產節約，爲了打擊敵人的掠奪與封鎖，進行了有力的軍政民一元化的對敵經濟鬭爭。

僅太行一區，在執行精簡政策中，政府工作人員減少百分之五十多。太行區的公糧，一九四二年較之一九四一年減去九萬石，一九四三年又減去七萬石，如以一九四四年的公糧額與一九四一年相較，則幾乎減去了將近一半。太岳區一九四三年比一九四二年少收公糧四萬多石，減少了約五分之一，平原節糧比例略相當。

人民政府軍隊都努力生產，爲自給自足而鬭爭，四年來（截至一九四二年底）全邊區羣衆開荒擴大耕地不下四十萬畝，開渠打井修灘，增加水田約六萬畝，部隊於一九四零年起就從事農業生產，去年冬天更學習陝甘寧邊區開展起空前軍民開荒浪潮，部隊每人種地三畝，自給一季糧食，去年到今年軍民開荒數字相當大，惜尙無整個統計，爲了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政府與部隊會想盡一切辦法，如發行農貸（就今年說，太行區貸款就有六千萬，還有貸糧，太岳區貸糧六千石，冀魯豫貸款一千萬，冀南不詳）幫助勞動力，幫助牲畜，組織生產互助，幫造農具，貸給種籽，救濟貧苦，開展合作事業等，武裝與生產結合，保衛春耕夏收，部隊一面戰鬥，一面生產，兩手不離槍，也不離鋤頭，還

有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嚴格減少人民戰時勤務，節省民力，現在人民的支差一般每月不超過三天，農忙的時候甚至完全停止。自今年實行統一累進稅，獎勵生產和積蓄，所有存糧存款羊羣副業，一概不負擔，於是產量超過常年，其超過部份不負擔，大大的提高了各階層人民的生產積極性。

在工業方面，有許多的兵工廠，自己挖煤製造槍械，地雷手榴彈，現在許多工具零星日用品都能自給，有些東西都有了代用品，如製造火鐮代替火柴，以自己粗製土貨代外貨，以木廠代替西藥，最發達的是製油業和紡織業，植物油小麥大批輸出，換回必需品，所織毛巾毛毯除自給外，還流行到其他敵後根據地裡，物美價廉，到處受到歡迎，創造了改良紡織機，輕便榨油機等工具。

一面從事建設根據地，同時又和敵人進行經濟鬭爭，破壞敵人的掠奪和封鎖，並進行對敵的反封鎖，實行對敵統制貿易，使敵人不能得到邊區一定有用的出產。這在一九三八年，便禁止糧食·棉花·鐵·皮等出口，換進邊區的東西却是我們需要的鹽·火柴·布疋·電料·軍用品等等，奢侈品及某些消耗品禁止入口，凡可以代用的東西即不輸入，提倡使用土貨，刺激生產，物資掌握在我手裏，凡出口品必須換回必需品，極力減少輸入，以爭取出入口平衡，更用結合敵佔區人民組織敵佔區商人的辦法，反敵封鎖，敵佔區的商人常常跑到我根據地來，願意為根據地服務，敵佔區人民亦用各種方法幫助根據地衝破敵封鎖。目前糧食鬭爭是敵我生死鬭爭，一九四二年冬一元化對敵鬭爭，我們獲得很大的勝利，敵人無法吸收根據地的糧食，在敵佔區游擊區的微糧，也為我們所破壞，群眾願意把糧食送到根據地來。

爲了打擊偽鈔，保護法幣，我們發行了本位幣，冀鈔與魯西票，它在人民中有很好的信用，它是根據地唯一的流通單位，而且推行到游擊區和敵佔區，許多日偽軍都常常偷偷地保存冀鈔，有時他們向人民勒索，不要偽鈔，都要冀鈔。

經濟戰線上的勝利，打擊了敵寇的掠奪保護與發展了邊區的物資與生產。

## 軍民同心戰勝三年的災荒

根據地建立以來，幾乎有一半時間在嚴重災荒中，有水旱蝗雹疫五種災，最嚴重的是一九三九年的水災，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兩年的旱災，與一九四四年的蝗災。

軍民同心戰勝災荒，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抗日戰爭環境中可以說是奇蹟，這裏只舉一些重要的鬥爭偉業，不是全面的。

「大水浪滔天，十年倒有九年淹，賣掉兒郎換把米，賣掉妮子好上捐，餓死黃牛打死狗，攢着包袱走天邊。」

這是戰前流行在冀南的一首，民歌，統治者不理民事，不與河工，河床常高出兩岸，幹流少而狹，支流多而寬，造成冀南十年倒有九年淹的災難，但一九三九年的大水却是百年未見的災難。原因是日寇不只帶着他的「囚籠」政策反復「掃蕩」並且挖決運河，挖決滄陽河，加以淫雨連綿，於是洪水便邁開它的濁步，走遍了城鎮和原野，二十幾個縣幾乎盡成澤國，有的地方平地水深一丈四尺，田苗被淹沒了，房屋被沖倒了，災民三百多萬，加以敵人和反共頑固軍隊之壓搾勒索，災民成羣結隊，顛沛流離，但共產黨八路軍和抗日民主政權却在敵頑夾擊中領導着人民，與人民一起戰勝了災荒，渡過了難關，而且免除了後患。

籌糧救濟，募集公債，以工代賑，沿河救災，千百萬的群眾在水利委員會領導之下，在各個河岸出現了他們的行列，大地在他們的手下呻吟，敵人向滄陽河兩岸「掃蕩」，大炮對準河岸密集射擊，或以大軍突然包圍，漢奸在河工中造謠，威脅破壞，但人民還是堅持下去了，甚至據點裏面的老百姓也參加了這個運動。這年堵口，培堤，挖河，開溝，總約十四萬丈，費工二百四十萬，可以使雞澤、永年、南和、任縣、鉅鹿、隆平、寧南、新河、冀縣、衡水、武邑、阜城、故城、景縣、清河、曲周

等十七個縣，不但不會經常被淹沒在大海之中，並且可得不下三萬頃水田，這樣巨大的工程是冀南歷史上所未有的。

剛剛把水災救濟好，人民才畧告安定，一九四二年又來了空前的大旱災；一直延長到一九四三年，這次旱災是遍及全邊區各地，一半亦是敵人造成的，因為敵人的「三光政策」，使人民的積蓄陷于枯竭，一遇天災便缺乏互濟的能力。災荒誠屬空前，只太行區五、六兩專區災民就有三十餘萬，冀南魯豫尤其多（冀魯豫一九四三年較輕）。隨着災荒發生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敵佔區和大後方（如河南）的災民却還紛紛向根據地逃荒，太行區由豫北各地逃來難民前後不下二十萬，太行區也吸收了四、五萬外來災民，這樣邊區軍隊政府不僅要救濟本根據地的災荒，而且還要安置賑救外來的難民。

從發現災情的那天起，根據地黨政軍民共同聯合的救災機關——旱災救濟委員會，就從上到下都組織起來了，號召全區動員起來，撲滅可怕的災荒，提出「政府保證不餓死一個肯自救的人」，於是在減免公糧負擔，撥賑賑款，普遍成立糧食調劑所，在非災區展開了「一把米一升糠運動」，軍政民工作人員節衣縮食來援助災區……而其根本辦法則是軍政民協力開展生產自救運動，如擔水拾種，採集野菜樹葉等代用品，補種秋糧，開荒、修灘渠、打井、熬鹽，政府貸棉，組織婦女紡織，組織運輸隊等，還有流通糧食，防敵防奸，安置外來難民，發動人民互助等各種鉅大的努力，雄偉的全邊區軍民一心一德與災荒苦悶的熱潮，以及隨災荒而來的嚴重社會問題（如家口不和離婚增多）之處理，不是這短的文字所能報導與形容的，需要長篇來介紹，這裏暫不多寫。

和老百姓共生死的八路军，從上到下與人民共甘苦救濟災民，不僅在頻繁的戰爭環境裏邊自己生產糧食三個月，菜蔬全年自給，一切辦公用費完全自己解決，衣服完全穿舊的，更不備前方戰士糧食減到每人每日一斤三兩，後方人員節約到一斤，儘可能來捐助，如彭副總司令和劉師長便捐助了所有的津貼和稿費，和大家一樣吃樹葉野菜，真正做到節衣縮食，並且以百組織的軍隊勞動力幫助災民的



勞力，以自已口糧借給災民作種籽打井種地，除共產黨和其所領導的軍隊以外，那裏曾經有過！旱災以後，蝗蟲便滋生起來，一九四四年又發動了捕蝗運動，創造了歷史上的奇蹟。

今年春天當一發現安陽磁武有蝗蟲的時候，軍隊與政府就發動挖蝗蟲，有的老百姓說「神蟲嘛，還能捉得」，巫婆也主張祭祀，遍地插旗弄神弄鬼。共產黨太行區黨委就各方面緊急動員，號召黨員作模範，於是黨政軍民一齊下手來挖捕，獎勵殺蝗英雄，捕得的蝗蟲換米，把殺蝗與備戰保衛麥收工作聯繫起來，採取了好多組織挖捕的辦法，縣與縣村與村提出了競賽，做到不毀禾苗，不損菜本，既要快又要徹底，特別照顧貧苦的人家，狂潮怒浪般的運動展開了。首先是圍剿蝗蛹卵奏奇功，如林縣二區岸峪村全村老少，四天裏刨了蝗卵十多石，向政府換米九百九十六斤四兩，綠豆一千零三十八斤，村裏產生了殺蝗英雄，他們村子上活捉了一萬多斤，老百姓都說：「像這樣大家動手，一定可以消滅蝗蟲！」又說：「八路軍與抗日政府給咱想了好辦法，給了咱米救荒，還給咱除了大害，真是再好沒有了。」接着是展開了「剿蛹戰」，卒能在幾縣範圍內（太行五、六分區）將蝗蛹肅清。以此拿來和大後方對照一下，讀者作何感想？

由於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軍民同心努力和一切災難作鬥爭，晉冀魯豫邊區後來得能排除萬難，渡過一年多的困苦，在和災荒鬥爭之中，使軍民團結得更親密起來，困難不但不能難倒他們，反而增強了他們的力量，鍛鍊了他們的意志，提高了他們鬥爭的決心和信心。

### 活動在敵人的心臟裏

百團大戰曾給予敵人很大的震盪，使敵人不得不重新考慮問題，爲了挽回百團大戰後的頹勢，準備和遂行太平洋戰爭，「完成大東亞兵站基地，建立華北參戰體制」，日寇於四一年一月開始提出「治安強化運動」，更進一步的實行「總力戰」。

在「治強運動」下，敵把華北劃分爲「治安區」（敵佔區）「準治安區」（敵我游擊區）和「非治安區」（指根據地），以不同手段實行統制和進攻，企圖完成所謂「赤白對立」局面，而其根本目的則是奴役和掠奪華北，成爲他的兵站基地。

已製造的囚籠爲基礎，敵人在「治安區」着重於「清鄉」，強化保甲，實施大掃鄉，厲行「配給制度」，屯糧灌倉，抓丁拉夫（在冀南平鄉一縣就抓了四千壯丁），擴充偽軍，所謂「強化鄉村自衛力量」。在游擊區，敵人着重於封鎖蠶食，以特務與武力結合，恐怖與懷柔兼施辦法，步步圍進，壓迫人民「接頭」「維持」，或者造成無人區。對於所謂「非治安區」的我根據地，敵人則進行瘋狂的「掃蕩」和摧毀，實行「三光政策」，製造失敗情緒，與國民黨內的反共特務勾結，策動會門暴動等等。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一方面以基幹軍隊游擊隊和民兵結合堅持正面的反「掃蕩」反蠶食鬭爭，鞏固根據地既有陣地，並在邊沿區組成游擊警備地帶，消除所謂「赤白對立」，更強化了反蠶食的鬭爭。

另一方面便提出「敵進我進」，向「敵後之敵後進軍」，組織武裝工作隊，深入到敵佔區的囚籠格子網內，在「中國人大團結一致對敵」的口號下，和人民共商保護自己，對付敵人的辦法，打破敵僞的統制掠奪機構，使人民從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並向敵僞組織的內部進行政治攻勢，使他們的內部燃燒起反戰的烈火。武裝工作隊出現在敵人據點的附近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結合的一元化鬭爭。這裏有模範班長和戰士，有縣長或縣府工作人員，有知識份子，也有敵工幹部和日人反戰同盟的弟兄；每個隊員都是戰鬥員宣傳員和組織員，可以單獨作戰和政治工作，他們隨着鬭爭的發展，分合自如，有時集合成一個整體與敵人周旋，或佈置檢討總結工作，從集體力量來達成某一任務；有時又分散成許多個體，進行個別活動，他們的鬭爭方式是很多的，隨機應變，奇妙無常，毫不拘泥於一定的格

式，有文的也有武的，有動的也有靜的，有明的也有暗的，真是「譬如處子捷如狡兔」，使敵人無由捉摸；其唯一原則是充分運用中日民族矛盾，一切爲着保護人民的利益，與人民共生死存亡，絕對遵守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因此凡是有害於敵有利於我的事，他們都作；而凡觸犯人民利益的事，那怕一點兒也好，都在禁戒之列。

看吧，敵人的心髓突然響起了一片「專打憲兵特務隊員」的口號（因爲他們是敵人統治民衆最兇惡的爪牙，挑撥中國人人各一心，互相猜忌，人民受他們的毒害最大），這口號一直傳入到敵據點，死心塌地的漢奸被殺了，或者受到警告，憲兵下鄉受到襲擊，打死在路上，千奇百怪無惡不作的特務份子，在鄉下甚至在城裏都被綁了出來，他們的罪狀張貼在通衢要巷；於是他們不敢輕易下鄉了，人民少受許多敲詐，「爲甚麼專打憲兵特務隊呢？」他們互相議論檢查自己是否死心專敵，甚至約束自己的行爲。這時我們便改變了口號「專打最壞的傢伙」！

敵人的據點裏，也常聽到電桿對面的房頂上響起了號筒，武裝工作隊同志在講話，他們向日僞軍上課，告訴他們侵略戰爭和國際國內的形勢；並對僞軍的家屬廣泛宣傳，這位不速之客要他們轉告其充當爪牙的子弟少作壞事，替自己留條後路；僞軍大多是本地人，他們有花名冊在武工隊手裏，武工隊就把他們所作所爲登記起來，做了好事畫一個紅點，做了壞事，畫一個黑點，名之曰「紅黑簿」過一個時期公佈一次，黑點點過了一定數目，就包管活不成，這樣當特務的就不得不斂聲匿跡，或悄悄到我處留一個名字；在「掃蕩」的時候，他們向天放槍，老遠就叫起口令來，敵人要他們燒房子，他們放一把火燒掉幾塔草堆，下到據點附近「清鄉」，也不敢隨便向老百姓要雞蛋紙烟；甚至同伴作了壞事，有的僞軍還加禁阻，或報告我們，以脫干係。

敵人要壯丁，要組織僞自衛團，要快子修碉堡，尤其是要壯丁出口，這簡直是可怕得很的事情，但當壯丁集合行動，半路上突然來了八路軍，壯丁便被俄却走了，或者敵已把快子驅集在武裝彈壘

下在烈日下修築碉堡公路，民伏飢，渴·疲累，昏暈倒斃者有之，這時八路軍又突然出現，響一槍民快就一哄而散，只剩孤零零的幾個日軍被擊斃被繳械。

敵人要糧食，但那裏却正在鬧飢荒，這是實情，敵人是應該知道的，因此老百姓聯合起來堅持不給，當實在被壓逼得沒有辦法，老百姓稍微送了一些去，但最後更多的糧食却在某一夜被八路軍搬走了（八路軍幫老百姓掩藏糧食）。一九四二年敵預定在某縣徵糧六萬石，但連搶帶買他却只得到二千石。

當敵人抽兵「掃蕩」根據地，或者是壓搾奴役日甚，人民再無法忍受時，正如人民所意料的，八路軍來解救他們了。上百的「維持會」垮了下來，偽村長都被八路軍捉走（受訓去了），敵人喪失了奴役掠奪人民的手段，常常弄得連黑豆都找不到吃的。因為有了武工隊，敵佔區游擊區人民便有了依靠，有了鬪爭的支柱，辦法更多了，信心更高了，他們在武工隊的幫助下建立了「哄鬼大同盟」，「反資敵聯防」·秘密的游擊小組和「保家民團」等組織，齊心一致和敵人作韌性的鬪爭。而武工隊在敵後格子洞內活動久了，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擁護，也就在那裏生了根，創造起隱蔽的游擊根據地，單在太行一區，武工隊於一九四二年就收復了敵佔區一千二百二十餘村，在敵人心臟中活動着（一九四三年以來全邊區開展很大，惜未得到完整統計）。這是反清鄉反蠶食最有效的辦法，這樣我們不僅有大塊的完整的抗日根據地，而且在敵人的巢穴裏有許多小塊的抗日基地，敵人要割裂我們，反被我們所割裂，敵人小塊小塊的蠶食，我們大塊大塊的掘發，真正是顧此失彼腹背受敵，「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他的「治安區」永遠「安」不起來，一切捉丁·搶糧·開發·奴役計劃均告失敗，製造所謂「赤白對立」的夢想終成泡影。

## 民族英雄與勞動英雄

現在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地區，不脫離生產的民兵有四十萬，向着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七的目標來發展，他們一面戰鬥一面生產，是民族英雄，也是勞動英雄。在廣大平原和山地都燃遍了游擊戰爭，依靠這種廣大的人民武裝，根據地更加鞏固和發展，敵人在這火海中只有毀滅和死亡。

縣區村各級指揮部，就是縣長區長村長，組織和指揮人民武裝和游擊隊進行群衆性的游擊戰爭的機關，戰爭一來便率領着那些包着頭巾手中拿着不同武器的雄赳赳小伙子們參加了普遍的游擊戰爭，敵人無論從甚麼地方出發，民兵們便扭着敵人的尾巴，一路用殺傷「歡送」着，敵人每次「掃蕩」會一股勁的往既定目標前進，但道路上却轟的響起地雷·石雷（石殼炸雷）·步槍·土槍·土砲，前後左右都活躍起民兵的小型武裝，敵人被消耗着疲勞着迷惑着，不知不覺的變成了瘋子，它要集中兵力搜尋民兵決戰時，往往碰上的却又是正規軍，遭了更大的殺傷，甚而遭到殲滅。

民兵們手執各種的武器，步槍·手榴彈·長矛·大刀……凡是能殺傷敵人的都變成了他們手中的武器。太岳區藍彥明在敵人「掃蕩」他的家鄉綿上縣時，他就用一根木棒和搜山的三個敵人突然打將起來，敵一死一傷，第三個嚇得跑了，從此民兵們更有信心，利用舊武器的藍彥明運動便風起雲湧的展了開來。武鄉七區民兵們用土槍突然的猛烈的打退了搜山的敵人，使得三百多老鄉免掉了蹂躪；韓關巖村一個老百姓用菜刀砍死了一個敵人；祁縣某村三十多個人用鋤頭鐵耙打跑了二十多個進犯的敵人。一九四三年九月反「掃蕩」時，遼縣隘峪口一個老鄉用一塊磚頭砸死一個掉隊敵兵的事蹟，直到現在還使敵人咋舌不止。民兵拿出古老土槍惡狠狠的說：「像鐵板似的山豬都打穿了，日本鬼總不會比鐵硬吧！」

那些能引起步枪胸前掛起手榴彈的民兵，是最威武與光榮的了，槍枝都用花飾着。在戰鬥時總是勇敢的對敵人伏擊·襲擊·急襲和襲擾·飛行射擊，尤其是從窺護洞裏放冷槍拉地雷，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在太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反「掃蕩」中，由遼縣犯武鄉洪水之敵數百名，沿途已被打得頭昏眼花，後熟階的民兵在那裏已等得很久了，待敵人慌慌張張距離八九十公尺時，接近河灘的兩個神槍手瞄準騎馬的軍官，拍拍兩槍，人馬死倒，接着山腰又響起排子槍，敵人在混亂之後搜索他們，他們順着從小慣察了的山谷溜走了，連影子也見不到。

敵人一駐下來，民兵們就像蜜蜂一樣都飛起來，白天敵人走不動，夜間敵人跑不成。襄垣民兵在一個夜裏摸進了敵人的駐地，幾十個手榴彈扔進了敵人的馬房，馬匹死十傷十，敵人整整混亂了一夜，要是敵人紮下臨時據點，那麼村外的公路便被切斷，橋梁被破壞了，敵人要走的路都埋下了地雷，槍聲不斷的響着，他們只恐縮的縮在烏龜殼內。

太行劉二堂的名字到處被傳說着，他以打狸狐打鬼子的準確射擊的槍打死了三個搜山的敵人，英勇的保衛了羣衆。一九四一年五月反「掃蕩」，是表現羣衆游擊戰爭最壯烈的日子，敵人在劉二堂神槍手底下又傷亡了七個人，但是他和他的隊員說：「不要驕傲，我們一槍一個來報銷！」新的神槍手也不斷的湧現着，武鄉高貴堂就以四槍打死了三個敵人，獲得了一個敵人，獲得了神槍手的光榮稱號。

在敵人走過的路上，繼續不斷的有粉筆寫的字「注意這裏有鐵蛋」，敵人懼怕着「鐵蛋」，民兵們的地雷運動尤其是配合伏擊的地雷爆炸，把敵人的膽都震破了，敵人走大路炸開來，走小路也炸，走河灘連續地也炸開來，敵人走到村子裏院子·門上·灶頭前·炕上·水井旁·草堆裏……到處是佈置得巧妙的地雷陣；本來地雷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敵人要捉人吧，人還未捉到，脚下的石頭便轟然爆炸了，口渴極了，找水桶打水，找不到，碰巧在另一地斷有了一個水桶，但不等提起來，人已被炸倒了，疲倦了坐石凳，石凳就把人炸飛了。除了地雷而外，當敵人從山頂下走過時，也會有滾雷從

山上滾下地來，有繫着繩子的懸雷從懸上撒下，懸掛在頭上開了花；佈滿河灘中的石頭，誰知道那一個是石雷呢？頂安穩的一大塊石頭會忽然撲向鬼子的路上去。

於是敵人出動增加了工兵，但是工兵也不濟事，在錦上縣敵人從陽坡村到紫紅村，一天只走了十八里路中，經翠峪村時，一塊大石頭猛然炸開來，一百五十多個敵人向四圍一散，便踏響了地雷十九個，敵人混身炸得直冒鮮血，敵人指揮官趕快在村外叫了「八路村」三個字便走了；從此每碰到一塊可疑的石頭，就命令工兵檢查，劃上圓圈，但石頭是數不勝數，剛到紫紅村時，一個小隊長又被石雷炸的粉身碎骨，敵人嚇得又折了回去，但剛一接近翠峪村時，又有一塊石頭開了花，三個敵人又被要了命，敵人從村外繞過去，村外却響着一排子步槍的子彈，七個敵人倒在血泊中了，敵人搜索沒有完成，三十九個敵人却喪了性命。

在邊沿區民兵進行政治攻勢，也配合敵佔區武工隊的鬭爭，尤其是在保護壯丁反搶糧反蠶食的鬭爭，更見激烈和殘酷，人民武裝的英雄氣概是可歌可泣的，他們白天打晚上摸哨或巡察。費皇接敵之線，在一個時期平均每日有一百民兵作戰四次，臨城的民兵每天也在打，敵人蠶食的嘴是被蠶民的力量打破了。冀南民兵普遍進行地道戰，使敵人心神不定，破路、推牆、堵溝運動，使敵人的交通動脈經常陷入破壞狀態中，碉堡經常處在民兵的包圍中。

民兵是和正規軍血肉連在一起的，他們一起組成游擊集團，共同戰鬥，共同生活着，你分不出那是正規軍那是民兵來，從縣到村有些正規軍單獨組成爲民兵的突擊隊，有些正規軍排班分散下去，班分散到村的民兵中去，組成了一個排或一個連，他們互相依靠互相鼓勵，越打越火熱，越有力量。太行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時，歐圍的一個班長幾個戰士和十幾個民兵，依靠着民兵的地形道路熟悉，一直順着水渠摸進了×村敵一個中隊的宿營地，班長指揮着，像沙魚排睡在大院中的敵人驚起了，一個中隊幾乎全被手榴彈炸死，民兵敏捷的毫無傷亡的退走了，民兵說：「班長指揮的好！戰士們

說：「民兵帶路帶的好，膽量大！」武鄉的老百姓誰都知道鍾營長鍾明鋒，他是游擊集團的優秀的指揮者，依靠着民兵，民兵也圍繞他，取得了無數次輝煌的勝利。戰鬥一發生，鍾營長一喊：「鍾明鋒在這裏！」民兵們說：「一聽鍾明鋒在，就覺得敵人一定會完蛋的！」太岳區某村突然被敵奔襲時，大人躲上山了，有的小孩放在家裏，所有的人都掛念着孩子的着落；但敵人被打跑後，所有的小孩都被我一個戰鬥連安全的抱還了他們父母。冀魯豫××區的民兵聯防，配合游擊隊拔去了拐上據點，擴大了四十多個村子，瓦解了紅會及反動組織，牽制了偽軍齊逆子修兩個旅的兵力，這真是鐵的長城。

縣·區·村指揮部是一個經常的組織，戰鬥勝利了它就成了人民武裝建設與生產勞動的核心，人民武裝人員除了普訓集訓之外，在閒暇的時候把村俱樂部成爲唱歌·遊戲·打棒球·打拳·劈刀·刺刀·瞄準·集體活動的場所。在勞動中他們這批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加上組織和領導，往往是生產運動的先鋒，在和東縣鋤草競賽時，普遍鋤了三遍。前黎城民兵領導的小組就鋤了五遍，老百姓喊着「民兵幹的兇，真頂用！」暖窩村在搶收時，組織起民兵自衛隊的互助搶收隊，白天割月夜擔，差不多全村莊稼大部份由這一隊人搶收回來；民兵們平時也集體開荒，以解決戰時的困難，涉縣下螺村的民兵經常準備着一個多月的吃喝，以便順利的進行戰鬥。在邊沿區民兵們一邊生產一邊又掩護群眾生產，昔東縣組織了輪番游擊隊以預防敵人經常的襲擊，民兵在村西生產（敵來的方向），老百姓在村東生產，互相耕鋤，民兵們保證要在敵來五里路以外能叫老百姓安心生產，老百姓就先給民兵耕鋤一天，算作就誤生產時間的預支數，如無敵情，民兵再補工。先生棠村民兵追擊敵人，沒有打上，就誤了半天，民兵們說：「我們沒有打上，不用算工了！」老百姓說：「雖然沒有打上，但掩護了我們生產，也要頂工！」襄垣南莊村民兵的割麥組，提出了上午割光，下午打光，晚上藏光的三光辦法；襄垣有些不事生產的民兵，在指揮部教育下，也積極投入生產了。有些家屬們說：「人家比咱們管孩子還好呢！」



民兵是民族英雄，也是勞動英雄，和東七十個勞動英雄中，就有三十個是民兵，他們是從老百姓中產生出來的，爲老百姓利益戰鬪着，老百姓也擁護着這些英雄們。

七年來敵人瘋狂的屠殺蹂躪着中國的老百姓，焚燒着他們美麗的村莊，不屈不撓的中國人都是自願的在「保衛家鄉保衛祖國」的口號下，武裝起來了，人民武裝尤其是骨幹的民兵，原是抗日民主政權的主兒。由於實現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的政策，把保衛家鄉保衛祖國的利益更密切地結合起來，提高了根據地人民的戰鬪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的主張是依靠人民武裝人民，因此四十萬的民兵即成爲根據地偉大的戰鬪力量，組成大軍渾渾的源泉，正規軍作戰的耳目和手足。現在單說太行區民兵，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時，參戰一四六七九人，作戰二二五五次，斃俘敵僞一九零二人，捕獲敵僞間諜四七一人，解放民伕七一一人。從這數目字看來，晉冀魯豫邊區的作戰勝利是和人民武裝的勝利不可分的；誰要不依靠人民，不要人民武裝，甘心裸體跳舞，其結局一定是失敗的。

## 今日之晉冀魯豫

七年過去了，經過一二九師，決死隊和一一五師部隊結合人民共同創立和建設了的這一塊抗日民主根據地，其中所經歷的鬪爭，是極複雜，而且艱苦的，僅就戰鬪而言，便有三萬一千餘次，斃傷敵僞十九萬餘人，繳獲長短槍六萬來枝，各種炮一百七十多門，各種機槍一千一百餘挺，然而我們却犧牲了最優秀的將領，忠實的共產黨員，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同志，軍分區司令員范子俠，郭國言，易良品，楊宏鳴，趙義京，蕭永智，李林，朱程，康俊仁，副司令陳耀元，劉治朝，旅參謀長陸世興，軍分區參謀長鄭前學，胡乃超，決三縱政治委員董天知，軍分區政委李忠，旅政治主任紅東，縱隊政治主任鄧永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袁洪化，陳元龍，劉詩松，夏祖盛，魏金山，團長葉成煥，丁思林，謝家慶，陳子斌，李繼孔，周凱東，劉正，王漢林，曾玉良，團政委魏甸倫，周正華，郭華……

諸同志等，而且傷亡了久經鍛鍊的指戰員十萬七千三百人，地方工作幹部犧牲者還不在內。

由於有這樣多的戰鬪，才能從敵人手中奪得這樣大的區域，全邊區面積約六十萬九千平方里，西抵同蒲路，西北面與我晉綏邊區相接，北至正太路，德石路，與我晉察冀軍區相聯系，南抵黃河，臨海路，東至津浦線與山東軍區相聯，人口二千五百餘萬，分屬一百九十八個縣，縣城也在我手的完整縣有范縣·觀城·濮縣·清平·內黃·朝城·榆社·林縣·涉縣·黎城·沁水·平順等十二個。

全區有四個行署，二十六個專署（其中有兩個是新成立的），共轄一百九十八個縣政權，除舊有縣治外，並設有長新縣。全境三萬二千六百餘村，民兵四十餘萬，有組織羣衆五百餘萬。

太行太岳是山岳地帶，兩大山脈橫貫其間，太行山爲本區西部與東部平原的天然分界線，地勢險要，便利於我軍活動，是我軍堅持敵後抗戰的重要堡壘之一。

冀南·冀魯豫一帶雖屬平原，但由於七年來平原作戰的鍛鍊及地形之改造，加上人民抗戰之熱情與組織，且東平盆地之湖水佔地頗大，村落很多，有利於游擊武裝的活動與根據地之堅持。

出產以小米·小麥·高粱·玉蜀黍·豆類·棉花·皮毛·藥材等爲大宗。礦產則煤鐵蘊藏很多。

殘酷鬥爭的七年中，由於共產黨政策的正確，人民的擁護，已經渡過了最困難的堅持階段，走上了恢復鞏固再擴大的時期，但預料今後尚有艱苦的鬥爭，全區軍民正加緊準備。晉冀魯豫全區軍民在這七年的鍛鍊中，已成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堅強堡壘，待全國總反攻到來的時候，是必將扭負先鋒任務，成爲反攻前的戰略陣地。（完）

#6  
271064

30